

法与经济学译丛



悲剧性选择

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遭遇到的冲突

原著：〔美〕盖多·卡拉布雷西

菲利普·伯比特

译者：徐品飞 张玉华 肖逸尔

*Guido Calabresi
Philip Bobbit*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法与经济学译丛

悲剧性选择

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遭遇到的冲突

TRAGIC CHOICES

The Conflicts Society Confronts in the
Allotment of Tragically Scarce Resources

原著：〔美〕盖多·卡拉布雷西 (Guido Calabresi)

菲利普·伯比特 (Philip Bobbitt)

译者：徐品飞 张玉华 肖逸尔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京·2005年

北京市版权局登记号图字:01-2003-869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悲剧性选择: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遭遇到的冲突/(美)卡拉布雷西,(美)伯比特著;徐品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

(法与经济学译丛)

ISBN 7-301-08869-8

I. 悲… II. ①卡… ②伯… ③徐… III. 法学-经济学-研究 IV. D90-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025838号

书 名:悲剧性选择

——对稀缺资源进行悲剧性分配时社会所遭遇到的冲突

著作责任者:[美]盖多·卡拉布雷西 菲利普·伯比特 著

徐品飞 张玉华 肖逸尔 译

责任编辑:贺维彤 毕竟悦

标准书号:ISBN 7-301-08869-8/D·114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l@pup.pku.edu.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排 版 者: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 51736661

印 刷 者: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开本 15.25印张 171千字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3.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致 谢

1973年,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我就公共政策分析做菲尔斯系列演讲(Fels Lectures),这使我有机会首次系统阐述本书所涉及的问题。我要特别感谢菲尔斯中心的主任朱利叶斯·玛格奥莱斯,感谢他在本课题的开始时就给予的理解和支持。此后的1974年和1975年,在乔治敦大学人类繁衍和生物伦理学约瑟夫和罗斯学院(院长是安德烈·E.海勒格尔,医学博士)、加拿大的渥太华大学以及在美国人口协会的年会(由人口协会公司主办)上我又做了几次这方面的报告,这使我进一步形成了本书的部分观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依第GS-35948条资助条例对于本课题,尤其是对本书中进行比较的那部分研究内容,给予了慷慨的支持。

我无法在此列出所有曾在不同时期,那些在阅读本书后给我提出宝贵建议的朋友和同事们。但他们将会看到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并了解我是如何感激他们的帮助。我要特别感谢耶鲁大学的亚伯拉罕·哥德斯坦院长和哈利·H.惠灵顿院长。

2 悲剧性选择

他们的友谊、支持和慷慨对我是必不可少的。欧洲大学研究院以及佛罗伦萨大学的莫拉·卡佩莱蒂教授,给予我的帮助和友谊也同样不可缺少,在他当主任时的佛罗伦萨比较法研究中心向我提供了许多便利。

耶鲁法学院的副院长、图书馆馆长亚瑟·A.夏庞蒂埃和他的所有员工,以及我在佛罗伦萨时的秘书罗伯塔·罗尔·朗吉诺特,都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耶鲁法学院的秘书苏珊·露伯利,烦琐的工作无时无刻不在缠绕着她,但她仍不厌其烦地解读我的稿件,并一遍遍地将其打印成文,她的耐心、贡献和热情,值得我特别鸣谢。

耶鲁法学院和其他地方的许多学生,在本书的写作中都帮了不少忙。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了我的研讨会和课程讨论,一些人则是我的研究助手。我特别感谢乔纳森·马克斯,乔治·米勒和布鲁斯·波斯卓,在近三四年里的不同时期中,他们每个人给予的帮助对于本书的完成十分宝贵。

而对于我的合著者,菲利普·伯比特,我能说些什么呢?他开始是我的一个学生,发现了本书雏形的一些缺陷,在深受困扰的同时,决定纠正那些缺陷。起初他仅在我们的交流中充当一个批评者,随后就成了我的一名研究助手。故此,本书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果。书中由菲利普所写的部分内容,我原本会作出不同的处理(在合著作品中这样的情形很普遍),但我肯定正是他的洞察力为本书增色不少。

最后,我感谢妻子安妮,她对本书的支持正如在其他所有事情中都是必不可少的。

盖多·卡拉布雷西

伍德布里奇,康涅狄格州

1977年6月

本书对社会如何应对所谓的悲剧性决定作了一个理论上的概述。我于此所做的任何贡献皆源自与盖多·卡拉布雷西之间的讨论。我们的讨论从1924年开始,并一直持续到最近一次慷慨激昂的电话讨论。我还要冒挂一漏万的风险,提到那些在本书手稿的准备过程中给予了我许多帮助的朋友,我要向他们致谢。也许通过提到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我可以向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致意。

我感谢耶鲁法学院的亚伯拉罕·哥德斯坦院长和哈利·H. 惠灵顿院长,在我逗留纽黑文市期间给我的支持。还有史蒂文·杜克和他的家人,他们在我逗留的最后三个月期间写手稿时借给我住所。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的欧内斯特·史密斯院长对我的帮助尤其大。如果没有他的鼓励和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基金会给予的资助,我的工作将困难百倍。我的研究助手吉恩·诺南和劳拉·理查森,在不同时期阅读了我的手稿,也给予了我相当大的帮助。我在法学院的学生通过他们的

4 悲剧性选择

论文和在研讨会中的评论加深了我对本书探讨课题的理解。而凯瑟琳·博格哈特则帮助进行了校订工作。

同时,德克萨斯州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副馆长罗伯特·贝尔英和副院长、馆长罗伊·莫斯凯给了我持续不断而又实际有效的帮助。

我的秘书帕特应受到感谢和赞美,因为打印工作重复而令人厌烦,但她却经受住了这些。

在此,我也必须感谢尊敬的第二上诉巡回法院高级法官亨利·J. 弗兰德利,他允许我离开书记员岗位来进行我的手稿写作。

我对我尊敬的老师们的恩情是难以言表的。然而,我就算不感谢其他人给予的帮助,也不能不提到查尔斯·L. 布莱克教授,安特·吉尔莫教授和简·德特切教授。

我还要感激安妮·卡拉布雷西,她的建议大大改进了本书。

除此以外,我十分感激哥伦比亚大学和香宾学校(Chapin School)的邦妮·麦克唐纳给予我的支持和耐心照顾。我深深信赖他,每天我都和他进行与此主题相关的讨论。

也许本书并没有一个独有的意义,并且也不必然可以推出一个确定的结论,但我也后悔我在这个课题上所花费的光阴。

菲利普·蔡斯·伯比特

奥斯汀,德克萨斯州

1977年6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纯粹的分配手段	15
	纯粹市场	15
	负责的政治方法	19
	抽签法	28
	惯例或自发形成的方法	32
	小结	38
第三章	修正的政治手段	40
	分权化	40
	美国式的分权化:非负责制机构或陪审团	46
	第一种修正:准非负责机构	55
	第二种修正:把分配决定转化为价值判断	66
	结论:修正的政治手段	73
第四章	修正的市场	75
	纯粹市场的限度	75
	第一次修正:非货币化市场和混合型市场	89

2 悲剧性选择

	第二次修正:财富分配中立的(Wealth-Distribution-Neutral)市场	97
	对财富分配中立市场的一些批判	103
	风险市场:为化解市场修正后所出现问题而进行的尝试	121
	边缘市场(Fringe Markets)	126
第五章	悲剧性分配的三大特征	134
	流程成本	134
	一级资源充足的似是而非表象(paradox)	138
	各种悲剧性分配方法的优势和劣势	149
第六章	悲剧性困境:各种手段的混合	153
	特殊的稀缺资源:有待分配的有利物	155
	历史视角和悲剧性选择	163
	社会做悲剧性选择的本质	175
第七章	悲剧性困境及其循环	213
索引		218

我们无法获知苦难何以降临于人类,但可确知人类本身是如 17
何使一些人蒙受苦难,而使另些人得以豁免。并且由此使一些更为宝贵的东西存留下来,其价值高于受难者之痛苦,甚至亦高于人类欲求之满足。在此选择过程中,持存的社会得以取舍那些苦难与困苦背后所突显的价值。一个社会的轮廓亦通过这种方式被勾勒出来,而观照此社会费力坚守的价值,正如考量那些先前消亡的价值一样,皆使得我们知晓一个社会的特型。

在下文中,我们将讨论稀缺问题,正是由于稀缺使得社会尤其有必要做出一些痛苦的选择,这类选择有时具有悲剧色彩,有时却没有。我们并不打算做简单的定义,即从悲剧性的选择中界分出困难的抉择,或从困难的选择中再界分出相对不困难的选择。相反,我们将举例说明在一个特定社会中所做出的某些悲剧性选择,并阐释其特征。读者不久也便可分辨出自

己的社会中哪些选择是悲剧性的。

用这种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运用例子往往暗示对其中的问题有解决之道,但事实并非如此。更为重要的是,举例说明会误导读者,以为我们所谓的悲剧无非是其中个人的主观感受,进而悲剧性抉择亦不过是我们每个人所讨厌之事。相反,我们在这里试图讨论的乃是文化的悲剧性,即某些抉择之所以具有悲剧性是因为其由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所判定。社会价值的批评家可能会强烈反对社会自身觉得合理的决定,同时却乐意赞同社会必须做出其他自身无法容忍的抉择;在此,于批评家而言这些选择可能是正确的。但我们所关注的
18 些选择,其之所以具有悲剧性并不由批评家或者我们自己的喜好来判定,而是那些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难以接受的选择。

悲剧性选择由这样一种方式产生。对于某些物品或利益,我们可以让每个人不费任何成本地获得,从而常常能够避免稀缺性问题,但并非所有的物品都能如此。对稀缺物品进行分配时,社会首先必须决定究竟采用何种方法。当然每一种分配方法——市场、政治安排、抽签等等——都可以做适当调整后使用,也可以和另一种方法结合使用。对于某些稀缺物品的分配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乃至死亡。当人们关注于这类分配上时,就会引发同情、愤怒和恐惧等情感。^[1] 那里出现了赤裸裸的价

[1] “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事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事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此译文参陈中梅所译亚里士多德:《诗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译注)(Aristotle, *On Poetry and Style*, trans. G. M. A. Grube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8], chap. 6, p. 49b). Cf. W. Kaufmann, *Tragedy and Philosoph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68), pp. 46—47.

值冲突:一方面是社会据以决定分配的受益者的价值标准,(本质上)即划定了稀缺的边界;另一方面则是许以人们幸福生活的人道主义的道德价值标准。

在这种冲突情况下,社会就直面了悲剧性选择。人们必须试着以保存社会合作的道德基础的方式来进行分配。如果成功了,那么悲剧性选择就被转化为一种不涉及道德冲突的分配,避免了道德贬值。但是,如果价值之间的紧张状态无法得到改善,那么对冲突的回避仅仅是一种假象,而假象一旦破灭,就表明冲突的转变不过遭到暂时的延迟。当人们的情感再次聚集于这样的悲剧性选择上时,行动又将被激发出来。“我们有一个无法克服的道德困境、正义的梦魇,其中对某项正当性的维护总是陷于更深的的不义,在难以忍受却又不可避免的暴力运用中,命运对抗着命运。”〔2〕

因此,悲剧性选择模式的图式是运动(movement)。在运动中,社会遭遇人类苦难的严肃与恒常。人们在资源稀缺状态下所采取的举措,会把体现某种社会特型的终极价值引向彼此冲突。于是我们问:“何种办法可避免不幸?”〔3〕但我们知道没有 19
什么正确答案来指引我们。正如某位批评家所言:“悲剧的根本特点在于矛盾的不可避免性、无法消除的张力和模棱两可及不稳定平衡中的彼此对立。悲剧如同摆钟,永不歇息。”〔4〕

〔2〕 William Arrowsmith, “The Criticism of Greek Tragedy,” in *Tragedy: Vision and Form*, ed. W. Corrigan (San Francisco: Chandler Publishing, 1965), p. 332.

〔3〕 参 Aeschylus, *Agamemnon*, l. 211, as phrased by Arrowsmith, in *Tragedy*, p. 333.

〔4〕 R. B. Sewall, “The Tragic Form,” in *Tragedy: Modern Essays in Criticism*, ed. L. Michel and R. B. Sewall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3), p. 120.

悲剧性选择显示出两方面的运动级数。第一,在处理稀缺物品的两种决定之间,人们会举棋不定。但在自然资源限度内,人们必须决定生产多少稀缺物品,同时又必须决定谁能得到这些稀缺物品。本书中,我们把前者称为一级决定(first-order determination),后者称为二级决定(second-order determination)。第二项运动是:当社会逃避、面对、修改悲剧性选择的时候,决定、理性与暴力会不断地相互承接,正如平静替代焦虑,而又被焦虑所替代。

这两种运动及其相关的概念,就构成了各种分配方法的运作模式。在任何具体实例中,这种方法和运动构成了悲剧性选择的情节和线索。因为本书主要关注于分配方法,而分配方法也是本书展开分析的基础,因此我们接下来将适当地先对其做进一步的阐述。

正如上文所述,第一项运动描绘的是分配过程中两个层面的内在关系。一级决定限定了总资源。无论这是否是实际存在的限制——如自然资源的绝对稀缺,或者在更常见的例子中所见的另一种限制,即由于最终的自然稀缺人们事先作出的限制——如计划生育政策,它限定了一个社会可以接受的人口出生率。二级决定则是在由一级决定所确定的资源范围内进行分配。例如,谁可以生孩子,生几个,什么时候生等等。如果不是由于绝对的自然资源稀缺,所有的一级决定都将与一个基本假定相抵触,即其否认了特定物品的无价性。同时,在所有的二级决定中,如果没有了占主导地位的合理分配观念——或根据等级或根据平等——的支持,都将摧毁一个社会的分配梦想。

在任何分配中都能发现这两种决定。通常在非悲剧性的选择中,这两种决定是合而为一的,它们都是由同一项规则、以同

一种方式作出的。因为经济学家的古典市场制度一旦设定了多少船只之后,就意味着能捕获多少只海豹,同时也决定了每艘船能捕获多少。同理,通过设立一个政治程序,来决定给满足特定标准的人颁发行医执照(可通过调整标准来达到特定目的),一方面决定了有多少医生,另一方面也就决定了谁可以当医生。

只有在悲剧性选择中,一级决定和二级决定才是分离的,这就使分配方法在悲剧性选择中出现了更为复杂的组合。在每级决定中,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同价值观得以相互渗透。当然,如果人们认为某项悲剧性选择中的一级决定不过是二级决定的附属部分,那这只是一种人们的幻觉,其遮蔽了一级决定中导致悲剧性的那个稀缺事实,而人们借此来逃避悲剧性选择。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自我慰藉:我们的社会并没有设定一个可接受的自然死亡率,这个数字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独立个体的行动结果。

当然,这并不否认在一级决定与二级决定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假设社会允许平均每户家庭可生育 2.1 个小孩,随后再采取措施来决定具体谁有权利生多少。但如果一级决定所设定的 2.1 这个数字在二级决定的实现过程中由于受制于某类外在的绝对权力——比如宗教律令——而无法实现,那么为完成二级决定所付出的成本必将反过来影响一级决定。于是,2.1 也可能变成 2.3 或者 1.8。

这样的关联性说明了如下的荒谬情形:尽管对稀缺资源的 21
全面开发生产并不会带来其他无法接受的稀缺问题,但社会却常常不允许这么做。例如,假设一个社会能毫无困难地接受一个每户家庭生育 2.5 个小孩的人口出生率,但与此同时的二级决定却会很难付诸实施;然而,如果每户只生 2 个的话,就可以

避免这个问题。因此,如果社会降低其一级决定的标准,由此就可以降低二级决定的成本,并使二级决定得以实现。

一级决定与二级决定的分离,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解释许多悲剧性状况下的行为。我们经常会做出显得十分奇怪的举动,在我们所做的一级决定中,有时会把生命看得十分低贱,有时又看得十分宝贵。事实上,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为了与随后的二级决定相协调,而一个居间的判定却无法实现如此效果。如果人们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这种不一致行为就可以得到解释。当然这还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对生命会作出不同的评判。比如,为什么美国政府会花百万美元调遣空降伞兵来搭救一个人,却不愿拿出同样一笔钱去加强海岸巡逻。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悲剧性选择图式中的第二项运动造成的。人们为了避免在悲剧性情况下因采取决定而造成的悲剧,就会做不断的尝试最后直至绝望。

这样的过程意在改变我们对一个特定悲剧性选择困境的感知。通过使结果显得不可避免与无可奈何,而不是由于人们事先的取舍,它试图把人们因选择而导致的悲剧变成那是人们命中注定的不幸。然而这不过是一种欺骗,因为虽然稀缺是个事实,但是严格来讲一级决定大多并非必要。当然,只有在发生瘟疫、饥荒之类22的情况下,根据紧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来选择哪些人进行优先治疗的决定那才是绝对必要的。假设人造肾需要使用世上只有很少存量的天然元素,那么尽管资源稀少,甚至人们为了制造一定量的人造肾而耗尽这些稀有元素,人们也还愿意如此。即使这些有限的人造肾可能仍不足以让我们用来治疗所有肾衰竭的病人。这里,因少量元素导致的稀缺状态并不是一个限制性的事实。那些更为常见的稀缺——由

其导致挑选受难者的必然性——即便在特定的情境下可能是绝对的稀缺,在一时间内可能确是绝对性的(就像外科医生们只能做一定量的移植手术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并不具有长久的绝对性。更普遍的情况是,稀缺状态甚至并非由资源绝对匮乏所造成,而是一个社会经过有意识选择的结果,因为社会不愿由此而舍弃其他的利益。

这最后一种情况令我们遭遇最困难的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很难逃避责任。虽然资源的普遍匮乏是人们生活的现实,但在特定的悲剧状况下,稀缺和苦难却并非只是社会被动接受的产物,相反它们也是由社会主动选择的后果,至少其最后也会“被视为社会内在深层本质的固有部分而得到接受”〔5〕。于是,我们就可以观察到具有戏剧色彩的第二项运动,即从决定到理性再到暴力的循环发展,构成了悲剧性选择过程的图式。这个过程证明了这样一种意图:即通过粉饰悲剧性的困境,隐藏内在的价值冲突,使社会不觉得这是个悲剧。

这种意图预先假设并依赖于一个似乎可信的事实,即几乎所有在悲剧边缘的人们做的决定,都一概不算是悲剧。联邦政府如果对于那些使用透析治疗也不大可能治愈的病人无法提供这种治疗时,这并不应被视为一种悲剧。同样,战时政府之所以征招青年入伍而免除老年人的义务,那是因为青年人能成为更好的战士,故而这也不算悲剧。然而上述两项决定都关系到谁将可能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但即使如此,美国人的价值观似乎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冲突。当然,如果把肾脏只捐助给富人而不给穷人,仅因为富人足够的时间休养、有专门的私人护士护理等这些优越条件,相对于穷人来讲肾脏在富人的体内更

〔5〕 C. Brooks, "Introduction," in *Tragic Themes in Western Literature*, ed. C. Brook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5.

容易存活下来,那么这样的安排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人们采用何种方法来处理致命的稀缺问题时,就决定了选择是否具有悲剧性——即是否这种选择会引起悲哀、恐怖或者愤怒,甚至导致基本价值上的冲突。如果悲剧性选择要获得正当性,那么最好的辩护就是主张这样的选择能够避免引发道德冲突;这样随之而来的暴力措施在一段时间内也不会使悲剧发生。可是,一旦这样的辩护受到质疑,或者新的更“要命”选择被做出,那么“无论这个聪明时代发明了何种精巧手段”,〔6〕除非社会本身改变其内在价值观,否则悲剧性选择的第二项运动就会反复显现。

而上述辩护方法起作用的程度,即便仅仅是在一段时间内能产生何种效果也还要取决于其与所处文化的融合程度。在前面的例子中,美国文化中美国人对效率的重视是使悲剧后果得以避免的一个有效因素。正如在任何一种悲剧状况下一样,为此这会使得一些重要的人道主义价值,如生命或健康处于某种危急之中。(实际上,社会常常能够避免悲剧性结果,因为对于生命的价值人们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一个人道主义社会必然会赋予生命以绝对价值的意义,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依然要具体分析。)我们很快还会发现,光靠借用一些相关术语(例如效率)是不能永久不变地避免这场悲剧性选择后果的。相反,是其他的价值观——公正(honesty)*和平等(equality)的观念——被证明在悲剧性的环境下起了关键作用。

在前述两个例子中——肾和服兵役的分配——似乎效率的

〔6〕 Euripides, *Bacchae*, 1. 204, spoken by Teiresias, in *The Complete Greek Tragedies*, Euripides V, ed. C. Grene and R. Lattimore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 honesty 一词在文中亦有诚实之意,请读者注意。——译者